



0003765



她在黄昏时报警

247.5

002981



2 034 3649 7

著 郝 张
长
敏 怀

她在黄昏时报警



内 容 提 要

著名学者李璞仁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以致不明不白地死去。党的三中全会后，上级责成市公安局查明李的死因。正在这时李的女儿欢欢相继接到三封恫吓信，也向公安局报了警。局领导立即派青年侦察员马平负责侦破此案。他经过细致的侦察，才知道事情的起因在于李宅下面埋藏有峨嵋山钻石，盗窃集团为了取得这件稀世珍宝，便想方设法谋害李氏父女。马平在同志们的配合帮助下，和盗窃集团进行了曲折、艰险的斗争，最后终于抓获凶手，并找到了久埋地下的珍宝。

这部长篇小说故事曲折跌宕，文笔生动流畅。不但反映了我公安人员机智果断的思想作风，也表现了李家父女的爱国主义精神。

她 在 黄 昏 时 报 警

张长怀 郝 敏 著

责任编辑 李 允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26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4,500册

统一书号 10385.6 定价 1.45元

目 录

第一章	她在黄昏时报警.....	(1)
第二章	迷谷镇李宅.....	(30)
第三章	琴声播下的爱情.....	(35)
第四章	她在夜深时死去.....	(47)
第五章	两个难解之谜.....	(61)
第六章	绘着玫瑰花的信件.....	(79)
第七章	凶手是他吗?	(99)
第八章	外贸公司的人们.....	(113)
第九章	蒙面人.....	(129)
第十章	她还活着.....	(143)
第十一章	《芭蕾手位图》.....	(154)
第十二章	神秘的一夜.....	(167)
第十三章	水中捞月.....	(181)
第十四章	“正戏”就要开始.....	(190)
第十五章	峨嵋山钻石群.....	(202)
第十六章	寒夜枪声.....	(227)
第十七章	太虚真人.....	(244)

第十八章	四滴洞的秘密.....	(265)
第十九章	吉普车里遇险.....	(276)
第二十章	豺狼与强盗.....	(288)
第二十一章	黑星团大头领.....	(304)
第二十二章	稍纵即逝的线索.....	(319)
第二十三章	连环计.....	(331)
第二十四章	瑰丽的珍宝.....	(349)

第一章 她在黄昏时报警

这是十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刑事侦察处刚刚了结了一桩大走私案，全处上下一时都松心展眉、高高兴兴。为了彻底舒缓一下紧张了两个多月的神经系统，当天晚上六点钟，我来到华山电影院，准备看一部国外进口的新片《警察局长的自白》。

我手里有两张票，另一张票是给我的老朋友马平的。

由于公务繁忙，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消闲散心了。自从他被提升为刑侦处副处长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请他看电影，然而他却迟到了。

时间是六点十分，电影早已开演，马平依然杳无踪影。我站在台阶下面，心中的火气越来越大。为了得到这两张电影票，我花费了多大力气，而他居然给我一个违约不到，真让人扫兴。

又等了两分钟，我决定自己进去，正气呼呼地走上台阶，人行便道上却传来了我熟悉的脚步声。转眼间，一团热腾腾的气息扑到我背后，接着就是那个和我朝夕相处的马平浑厚的男低音：

“秋生，我晚了吧？”

我悻悻然扭回身，盯着使我苦等的好友。

马平中等身材，胸膛宽厚，腰身挺拔，双腿修长，体态匀称。他的皮肤很白，脸颊光滑，有着年轻人特有的青春光泽。他那宽阔的前额、凹陷进去的眼眶、微呈弧形的高挺的鼻梁、浑圆而坚实的下巴，使他的东方人的脸型具有了几分古希腊美男子的特色。他是个见面就能招人喜欢的青年。

见我满脸都是怒气，马平笑了，抱歉地说：

“真对不住，让老弟久等了。”

他一笑，我的气也消了，但还是抱怨道：“晚了吧？——晚多了！这部片子开头特别精彩，这下可好，没看到。”

马平无可奈何地举起手中的公文包说：“那可不能怪我。有件急事，我到市委去了一趟。”

我的心里打了个旋，紧盯着马平的脸。又是有急事！即使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即使在你想休息娱乐一番、调剂一下精神的时候，急事照样来缠住你。一个侦察员的生活就是如此。

“这么晚去市委，什么事？”

马平走上台阶，站到我身旁，朝四周望望，低声道：“一件紧急的案子。沈副处长和我一块儿去的，市委书记亲自听取了汇报。”

我不免有些羡慕，马平在事业上真是顺风满帆哪，领导对他越来越信任，多少大案都交给他了。

“我得研究一下案子材料，看不成电影了，秋生，你是

不是也别看了？”

我们两个要约好干什么，从来都是一块儿的，有一个偃旗息鼓，另一个也就作罢。我笑道：“你不看，我也不看了。哎，你没跟领导说说，让我给你打下手？”

马平的脸上显出了笑意，挽起我的胳膊，走下台阶，说道：“我有好事还能忘了你？我跟沈副处长商量的，咱们一块儿搞。走吧，这电影你真的别看了，到办公室去吧。”

我们沿着人行便道走去。深秋时节，僻静的街道上凉气宜人，高大的杨树散发着一股略带苦涩的清香，使人舒畅，也使人迷惘。

我知道，那迷惘的真正原因还在马平手里的公文包中。走了一程后，我问道：“是什么案子？”

“一件积案。”马平的脸上飘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一件‘文化革命’留下来的积案。听说过西山大学副校长李璞仁先生的事吗？”

他这一句话，我心中全明白了。李璞仁先生是我国极有名望的学者和藏书家。解放前，李老先生一直同情革命，和我们党关系很好。解放后，他担任了西山大学副校长的职务，是声望极高的民主人士。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李璞仁先生受了冲击，一九七四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有人说他是自杀，也有人说他是被害，总之一直下落不明。

我略一迟疑，说：“是要咱们调查他的下落？”

马平忧郁地拍拍公文包：“更准确的说法是，要咱们调查他的死因。那是在七四年秋天，他说了几句不该盲目吹捧

法家的话，就被人批判了好几次。还有人风传，要把他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他十分生气，一到晚上，就独自一个出去转悠。十月十五日晚上，他又出去了，就再没回来。几天后，人们在运河边上发现了他的外衣，就说他畏罪自杀了。可是尸首始终没有找到……。”

听了马平的话，我好一阵没有吭气。象李璞仁先生这一类积案，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因为它年代久远，人证物证难以查明，而且“文化革命”中的糊涂账，往往牵扯的面很宽，背景复杂，叫人无从下手。

马平见我总不说话，盯了我一眼，苦笑道：“怎么？感到头痛了吧？”

我支吾了两声，没有回答，反问道：“李璞仁现在还有哪些亲属呢？”

马平慢吞吞地说：“直系亲属只有一个女儿，名叫李欢欢，在外贸公司工作。目前这个李欢欢和她的二姨以及表弟小明，另外还有一个在她家多年的杂工林东奎，都住在迷谷镇李宅。”

然后，我们回到了马平的办公室。马平泡了两杯茶，在我的面前放了一杯。他打开公文包，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只见照片上是一个批斗会的场面。一位老人被两名青年“勇士”按着跪在台上，他身边还立着一个惊恐万状的少女。

“这是李老先生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那个姑娘就是李欢欢。”马平用异样的声音说道。

我叹息了一声，用怜悯的目光望着照片上那不幸的一老一小，说：“李璞仁失踪已经五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恐怕连了解李老先生当时情况的人都凑不齐了。这几年风云变幻，控制过西山大学局面的人物换了不知几代了，你去找谁呢？”

马平的双眉间拧成了一个疙瘩，看来，他也知道手中的案子非常棘手。

我继续说道：“就我所知，七四年前后在西山大学称王的两位‘学生领袖’，在‘四人帮’时代，一个‘自杀’，一个发疯。随后担任西山大学头头儿的江青的心腹在七六年也下了台，这两年又换了两任领导。前前后后这么多人物，你怎么理头绪？”

马平沉吟着，他双手抱在胸前，望着窗下幽静的院子，想了想，坚决地说：“要搞清真相确实很困难。不过，如果李璞仁先生确是被人害死的，不管过了多少年，咱们也有责任伸张正义，捉拿凶手归案。这次省市领导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李璞仁先生的死因查清。有了省市领导的支持，我看，一定能搞个水落石出。”

我笑道：“你倒是干什么都挺自信。”

马平微微扬起头，应道：“没有自信，还能吃咱们这碗饭？”

马平的安排是：今天晚上，我们仔细地探究一番有关李璞仁失踪的各种材料，明天，就去访问李璞仁的女儿李欢欢，她想必知道某些内幕情况。我同意了。

我发现马平在反复地端详那张照片。我忍不住笑了，说：

“老兄，你老看人家姑娘干什么？啊，没说的，那姑娘长得够漂亮的。”

马平没理我，脸上却显出了几分困惑和茫然，继续打量照片上的姑娘。

我好奇起来，情不自禁地又问：“怎么，你认识李欢欢？”

马平还是没有回答，他微皱着眉，整个身心似乎都沉浸在对某种往事的缅怀之中了。我深感蹊跷，拍了拍他的肩膀，嘻嘻笑道：

“老兄，你的三魂七魄都出窍啦。”

马平深深地舒了口气，应道：“别胡扯。我是说，这个李欢欢很象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

我的神经象被电刺了一下，立刻振作起来，问道：“你过去认识的人？她是干什么的？”

马平感慨万端地叹息道：“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子。思想象水晶那么剔透，灵魂象白雪那么纯洁，容貌象春花那么娇艳，又特别有同情心。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也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得怎样了。”

马平有些激动，慢慢垂下头，用手捂着太阳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然而，听到他怀着如此复杂的感情谈论一个姑娘，在我们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他已年近三十，不但没结婚，连一个知心的女友都没有。

他是个很懂生活的人，从素日的言谈中，我体会到他渴望着热烈纯真的爱情和幸福，可是他又谢绝了所有追求他的女孩子。结果时至今日，他在生活的道路上依然是踽踽独行。我们曾推测过，马平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可心的恋人，只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一直对我们保密。为此，我和几个伙伴还特意跟踪过他，却毫无收获。他的私生活，简直是个谜。

但是，在今天晚上，马平突然在不经心中流露出了某些隐秘。我心里立时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揭开老朋友爱情生活上的迷雾。我攀住他的肩头，热烈地说道：

“时间还早哪，不愁看那些材料。走，找一家小酒馆，咱们喝两杯去。”

马平素来不爱喝酒，这次倒默默地应允了。我们离开了公安局，来到大街上。走了十几分钟后，右边出现了一条小胡同——七道弯。我知道那里有一家颇有点名气的小酒肆：

“怡乐斋”，便拉他拐了进去。

七道弯是一条僻静的人迹罕至的小巷，这里居民住户不多，街道两边尽是一些工矿企业的库房和一座古旧的庙宇。一到了晚间，这里便十分冷清，连街灯的光芒也分外暗淡、昏黄。酒店里只有一些老年人在浅斟慢酌。我和马平走进酒馆，选了一张临窗的桌子坐下。我要了几样酒菜，就这样对酌起来。

我恳切地说道：“小马，把你跟那个姑娘的事告诉我吧。那是结束的一章呢，还是正要翻开的一章？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帮点忙。”

我兴趣盎然地望着我的老朋友，等待着听他的故事。马平仰靠到椅背上，低缓地说道：

“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情了……”

他的眼睛移向窗外，迟疑了一下，声音断了，皱皱眉，眨眨眼睛，脸上那种茫然的缅怀之情里似乎加上了专注地窥望什么的神色。我诧异地望着他的眼睛，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马平猛然挺起身，一把抓住我放在桌上的手，用下巴朝窗外点了点，要我回头看。

我惶惑地扭转头向窗外张望，只见在胡同对面的一座大红门楼下，站着两个彪形大汉，身上穿灰色风衣，戴着鸭舌帽，戴着大口罩，弯腰缩颈地正朝四下窥视着。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两个准备“做生意”的“夜游神”，在这里下了“卡子”了。我再看看马平，只见他两眼炯炯有神，就象发现了猎物的猎人。

“啊，又碰上好买卖啦。”我懊恼地低声说道。

马平的脸上显出嘲弄的神情，用力搓搓双手，高兴地说：“咱们可没白上这酒店，秋生，故事回头再讲，咱们先抓这两个现货。”

外面的小巷静极了。那两个“夜游神”龟缩在门楼的阴影里，鬼鬼祟祟、手足不安地朝远处眺望着。

小巷里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提着一只皮包走了过来，经过他们面前，那两个家伙没有动。几分钟后，一连串清脆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传来，转眼间，一位衣著考究的女郎款款而来，走过大红门。那两个坏蛋贪婪

地盯了女郎几眼，还是没有动。

我的心里猛然打了个旋。不论是企图要流氓还是要抢劫财物，这个年轻妇女都足可以成为那两个坏蛋的攻击目标了，为什么他们还不行动呢？难道他们不是在打“野食”，而是有计划地要攻击谁吗？

我和马平交换了一下目光，他略微点点头，领悟了我的意思。

又过了一刻，那两个家伙突然紧张起来，死死地盯着小巷的东头；其中一个手里寒光一闪，分明把一柄匕首推进衣袖里。看样子，他们要伏击的对象来了。我轻轻碰碰马平的手，其实他的右手已经伸进了衣袋。

“你注意！”马平轻声说道，“他们不太可能在这里动手，八成要跟下去，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所以咱们也得跟着他们。咱们两个分开，你先上去，别离得太近。”

我点点头，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两个家伙。小巷里又响起一阵脚步声，两个坏蛋隐到了大红门楼阴影的最深处。我取出一个大口罩戴了起来，便起身走到酒馆的门边。就在我要跨出门槛的一刹那，大红门里忽然扔出几块砖头，不偏不斜，正砸在那两个坏蛋身上。仿佛是受了惊的兔子，俩人撒腿就跑，转眼就没了踪影。

这个突然的变化把我闹懵了，不知所措地望了马平一眼。马平也纳闷地眨眨眼睛，急忙立起身，走出酒馆的大门。

两个坏蛋早已踪迹杳然了。我气恼地骂道：

“什么人这么讨厌，从中间插这一杠子。”

马平快步走到大红门前，弯腰看看那几块扔出来的砖头，又扒着门缝朝里望望，摇摇头，笑道：“怪呀，里面是个空场子，没人。”

我推推大红门，自语道：“这事可不对，砖头绝不会自己飞出来，说不定有人知道这两个家伙要干坏事，是在暗中保护他们要劫的人。”

马平笑道：“愚蠢的保护者，太沉不住气了，咱们要引蛇出洞，他却在打草惊蛇。”

这时小巷东头，一个年轻姑娘快步走来。显而易见，那两个流氓要袭击的对象只能是她了。

“瞧，过来了。”我对马平说道。

“应该跟她交待一下，让她多加小心。”马平走到小巷中央，等着姑娘。

她走得非常匆忙，而且不断地左右顾盼。她的目光冷不丁地落到我们身上时，还吓了一跳，但她马上就醒悟过来，不等马平开口，就抢先问道：“同志，请问公安局在什么地方？”

对方要找公安局，看来她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是有所觉察的。马平问道：“找公安局？你找市局，还是找区分局？”

“都成啊。”姑娘焦虑地应道，“派出所也成。”

“你急着找他们，有事？”马平探询地问。

姑娘显得有些不耐烦了，用力盯了马平一眼，她立即打了个愣怔。马平身上仿佛有一股难以言传的力量，沉重地打到她



身上，使她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啊”了一声。

马平奇怪地望望对方，一刹那间，他自己也紧张起来，压低声音叫道：“是你？小李？”

“是我呀，是我！”姑娘突然间狂喜起来，脸上泛起了绯红，光彩焕发，简直象燃烧着的绚丽的晚霞。她用颤抖的声音叫道：“马平，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是我，我是马平。”马平兴奋地伸出手，招呼道，“你怎么在这里？也在这个省城里？”

姑娘紧紧握住马平的手，摇晃着，说：“我的家就在省城呀。真没想到，又能碰见你。”

“是让人想不到。”马平的脸上铺开了红云，激动地笑道，“这一晃有多少年了，你变了样，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就在这个城市里。”

姑娘松开马平的手，仔细审视着他，说：

“啊，你倒是还没变，还是老样子。慢着，这真是你吗？我实在不敢相信。”

马平开心地笑了，笑得那么爽朗，欢快。

姑娘也笑道：“瞧我，说傻话了。”

我站在一旁，好奇地望着他们俩。久别重逢，这是生活中的常事，不过，我隐隐感到，他们两个的反应似乎过分强烈了一些，他们的脸也太红了一些。以常理论之，姑娘和小伙子之间，非到大有“所谓”的地步，是不至于脸红的。

难道马平和这个姑娘之间有过非同一般的关系？莫非她就是马平刚才提到的那个姑娘？